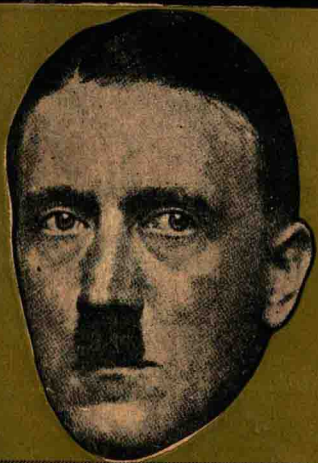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当代名人传记之八

希特勒

陳天鵬編

新生命書局發行

新生命大衆文庫

樊仲雲主編



一 怪傑的誕生



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日，在德國國境附近，奧大利所屬的布勞
腦鎮上，有一嬰兒呱呱墜地。這便是現今震動全世界的怪傑，德國法
西斯蒂的首領，德意志共和國的國務總理阿多夫·希德拉！

我們總以爲希德拉，一定是一個面目猙獰的怪物。孰知不然。他的身材，是不高不矮；他的臉龐，活像一個雞蛋；嘴唇上蓄著卓別林式的小鬍子，褐色的頭髮，一雙大而且凹的藍色眼睛，在德國是竟被稱爲美男子的。他雖沒有興登堡那樣莊嚴，也沒有墨索里尼那樣猙惡，但是從他面部的表情上看起來，却是一個具有鐵一般的意志，火一般的熱情的人。

他家世代都是一個貧無立錐的農家，直到他父親，在幼年時便抱了做官的決心。苦學苦做的結果，經過了廿三年間的艱難辛苦，好不容易才巴結到一個下級稅關的官吏！因此，他的性質，既倔强頑固，還帶著是一個大大的官迷，實在是一個難纏的老頭兒。

在他的父親眼中，世界上除了官再沒有更偉大的人物了。所以他常說：

『我的兒子，將來要把他做官。』

誰知他的這位令郎，却偏得了乃父的遺傳，倔強的牛性，正是半斤八兩，所以他也常說：

『誰願做官，無聊得很。』

『胡說！我雖是做了一個委任官，但你得給我好好的用功，巴結一個高等官的前程。人要做到高等官，才真體面哪，志氣要放大些才行。』

『因為要立大志，我才不願做官呀。官是甚麼東西，無聊得很。』

『爲甚麼無聊呀？』

『每天等因奉此，機器似的，真無聊，討厭！』

『那末，你打算做甚麼人？』

『我呀，做畫家。』

這一句話，可把他的父親氣透了。大罵他道：

『在我的眼睛沒閉以前，決不許你做畫家！』

他的令郎，也來得乾脆，居然抵住他的父親，說道：

『我一息尚存，也決不做官。』

這一來，兩下子可弄僵了！從此父子倆也就不斷的吵鬧。這是希

德拉十二歲時候的事。

父子倆爭執的僵局，終究得著自然的解決了。因為在希德拉十三歲的時候，他的父親忽然因病死了。他暫時只得靠著他的慈母生活。在這期間，他自己又害肺病。他的母親只得令他由實科中學退學出來，去考美術學校。他的夢想居然有實現的機會，不消說是快活極了。誰知不幸的事，旋踵而至。他的可愛的慈母，又在此時棄他而長逝。從此他便成了天涯無告的孤兒，不得不獨立去謀個人的生計。

於是他便起程赴首都維也納，去受美術學校的入學試驗。誰知天不做美，他竟落第！他的空中樓閣，被摧毀了，他的多年夢想也破碎

了，這是使他多麼的失望而灰心！

他自從考試落第後，只得跑到建築工場去，當一名徒弟。後來又任製圖的工作，藉以餬口。在那時的希德拉，簡直是永無出頭的希望了。他的自敘傳我的鬥爭中，曾有一段，追述當時的景況：

『這個城市（維也納）直到今日，在我的心中，仍然只是喚起憂鬱的迴憶罷了。這奢侈逸樂的城市，對於我，也只有五年間的貧窮困苦而已。這五年中，最初是做建築的徒弟，嗣後又幹製圖的工作，終日辛勤，藉圖果腹。但是每日仍不獲一飽。當時只有饑餓是我的最忠實的朋友，無論何時都纏著我，片刻都不肯離開。想買一本書，就得挨餓。想聽一回歌劇，也得與饑餓做數日的伴。

侶。這五年間，簡直就是我與這不客氣的朋友（饑餓）的不斷的鬥爭。

『我當時亂七八糟的讀了許多的書，而且讀得很精細。工作回來後的自由的時間，大概都用在讀書的上面。因此，在二三年之中，我便築成了我現在所有的智識的基礎。

『不僅如此，

『在這個時代，我所構成的世界像與世界觀，成爲我今日的行動的不拔的基礎。我現在對於從前所構成的，既沒有甚麼增加，也沒有甚麼變更。』

他在這五年中，獲得了痛苦的生活的體驗，畫家的夢想，逐漸消

滅，而對於社會運動，政治運動，始漸次感覺興趣。由此可見大凡一個能幹驚天動地的大事業的人，一定是從窮苦艱難的環境中，血鬥出來的。

三 歐戰中的小卒

一九一四年，歐洲大戰勃發了。希德拉內心中蘊藏著的情熱，也因此而爆發。他的國籍，雖然是奧大利。他的血統，却屬於德意志。在他的幼年時候，就喜歡讀歷史，尤其是關於自由戰爭普法戰役的史實。所以他對於法國，自幼即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。

大戰勃發的時候，他正是二十五歲。血氣方剛的青年，遇著這種

千載一時的機會，那有不興奮鼓舞的道理！他的復仇報國的情熱，使他不顧一切地投入德國巴伐利亞的軍隊，去當一個小兵。他編入了步兵第十六團。這個兵團，是學生義勇軍的一隊。他和一般青年兵士們，很激昂慷慨地向西部戰線前進。當他經過萊茵河畔的時候，望見矗立於晚霞明滅中的德意志自由神的銅像，更增加了無限的戰鬥精神，與報國的信念！

他在軍隊中，當一個傳令兵，每日都在猛烈的砲火底下，馳驅往來，從未表示一毫畏怯。一九一六年十月七日，他的足部受了傷，送入野戰病院醫治，到翌年治愈後，馬上又跑到戰場上去了。一九一八年冬，又因受了強烈的毒瓦斯，以致雙目失明，不得不再入病院醫治。經

過了幾十天後，方纔漸漸恢復。

他在幾十天當中，煩悶焦燥，可算達於極點。煩悶焦燥的結果，像他這樣的鐵漢，也不得不熱淚頻揮，感傷萬分。但是他的意志，終究戰勝了他的感情。他的良心，督責他道：

「蠢東西！天下比你更不幸的人，不知有若干千萬。你這點兒痛苦，就值得慟哭流涕嗎？」

在他的雙目將要恢復的時候，突然，德意志革命的噩耗傳來。帝制崩潰，共和成立，祖國危急混亂的消息，又接二連三地傳入他的耳中，使他覺得國家的厄運，已經來臨，不容他袖手旁觀了。所以他便下了犧牲救國的決心。但是一個盲目新愈，身無半文的退伍兵卒，怎樣

去救這敗殘的德意志呢？

在軍隊中，他雖然服務四年之久，但是自始至終還是一個兵卒，他的同僚，雖然有許多都升充軍官，但他却連一個排長都沒升到！他得到的酬報，僅僅一個鐵十字勳章！這個勳章，他却認為是無上的珍寶，直到今日，他還無時不掛在胸前。

四 『褐色大廈』的領袖

一九一九年夏天，以出產啤酒著名的明興（在南德意志）市內，有一個小小的政治結社，會員只有六人，都是退伍的工人，而且是熱烈的國家主義者。他們每天都到啤酒館裏集會，縱飲啤酒，高談國

事。但是人數太少，簡直是一個『六人俱樂部』

這個六人俱樂部，便是現今掌握全德獨裁政權的『德意志國家社會勞動黨』（簡稱國家社會黨）的前身，『德意志勞動黨』的本體！別名叫做『納齊黨』

希德拉因為與這個團體的領袖，頗有交情，所以也就加入這個團體，為第七個會員。自從他加入以後，這團體便漸漸活躍起來，而希德拉後來也便推為這個團體的領袖。

他們每星期都要在一所『褐色大廈』裏，集會一次，討論他們將來大發展的計劃。這所『褐色大廈』現在就做了希德拉黨的中央黨部，成為全世界著名的所在了。

他們的黨員，僅有七人，黨的財產，也只有大洋三元七角五分！而他們却興高采烈地幹。他們要謀發展，只有多開演說會，去吸收羣衆。籌備開演說會，在當時便是他們的中心工作。當他們將開演說會的時候，每人各捐兩角錢，去買信箋信封，做通知書之用。將向外募得的一些少經費，去買寄通知書的郵票，定製演說會的廣告招牌。他們既無力請書記，只得全體總動員，親自去敲打字機。他們肚子餓了，也只得喝杯把清水，嚥兩口唾涎去果腹！

他們雖然這樣苦心孤詣地奮鬥，但是到了第一次演說會的時候，左等右等，來聽的人，只有兩位！

第二次演說會，一到開會時，就有三個人來聽。但是自始至終却

仍然是三個人！

第三回增加到十三人，第四回十七人。

但是他們的幸運來臨了！有一天開演說會時，聽衆竟有三十四人之多。希德拉走進來時，幾乎疑心走錯了會場。心中又驚又喜，同時又增加無量的新勇氣。

直到一九二〇年二月廿四日，開最初的大演說會時，他們居然得到了百名的聽衆。

在這期間，他們的政黨，也漸次發展，由七個人出發的黨，到一九二〇年五月，竟有同志一百三十人，到十月間，即已達到一千人，三年後竟居然成爲一個大衆的政治勢力。

五 希德拉的雄辯

雄辯。
希德拉黨能夠有那樣飛躍的進展，可說是完全由於希德拉的

希德拉是一個神經質的人，他平時說話，常帶口吃。但是一旦立在廣大的羣衆面前，他簡直就變成了另一人。

光芒炯炯的雙眸，懸河滔滔的熱辯，可以使廣大的羣衆麻醉熱狂。這種雄辯的天才，連他自己都不曾知道。直到他初次登演壇時，他才發見自己有這種驚人的天賦。他曾回憶當時的情況說道：

『我竟能演說了，集合於小室內的羣衆，經過了三十分鐘，即受

很深的感動，應聲立即募集了三百馬克。」

這是他對於自己第一次演說的得意的迴想。因為他的雄辯，聽衆的人數，逐漸加多，而黨員也自然增加了。

因此，竟有人這樣說：『可怕的，不是國家社會黨，而是希德拉的雄辯。』後來德國政府，竟下令禁止希德拉在四年之內，公開演說。除兩小州以外，各地都不許演說，對於個人的演說，這樣橫加彈壓，實在少有。這也可以證明希德拉的雄辯的可怕了。

雄辯固不僅是口舌的技術，必其所包含的思想，所發出的信念，能打動聽衆的內心，才能博得一般的同情感服。希德拉的雄辯，在技術上，雖有驚人的天才，若非他的思想信念，能得到聽衆的共鳴，決沒